

史学微言



雷 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史学微言

雷戈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微言/雷戈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202-04739-2

I. 史… II. 雷… III. 史学 - 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265 号

书 名	史学微言
著 者	雷 戈
责任编辑	王云弟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丁 清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市东方彩印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27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4739 - 2/K · 87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获河北大学历史强势学科经费资助

目 录

绪 言	(1)
一 现实主义	(19)
二 史观要旨	(64)
三 史学理论	(91)
四 史学何谓	(149)
五 史学之思	(178)
六 史家之在	(216)
七 史料之义	(250)
八 批评理论	(320)
九 史学批评	(346)
十 中西史学	(373)
十一 历史意识	(412)
十二 历史话语	(421)
十三 历史比喻	(453)
后 记	(473)



绪言

1. 相对于思想家的思想而言，思想家的历史似乎无足轻重。尽管如此，思想家所思考的历史仍至关重要。

那么我的思想，我的历史呢？

2. 我把历史变成了最有可能改变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去如何改变历史。书写历史不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是创造历史本身。因为它们都是关乎历史本身的事情。

3. 我对历史学的批判带有宗教批判的性质。它赋予历史与史学以一种新的信念。

4. 就历史而言，我从来就不相信一本正经的历史学煞有其事所说的一切。

5. 我之所以认为历史学是综合人类的经验，而不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就因为所谓总结经验的“经验”往往是狭义的、功利的、道德的、政治的、理论的、过去的东西，而综合经验的“经验”则都是广义的、非功利的、非道德的、非政治的、非理论的、现在的东西。质言之，综合人类的经验就是综合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全体。在这里，人类的生活和生命作为一个经验整体而为历史学所重新综合。人类经验固然早已存在，但它毕竟支离而不完整，要想具有新的意义，要想实现新的综合，就必须由历史学来完成。

6. 对我来说，世界未来始终是一幅模糊不清的图像。历史学的工作就是试图给这幅画添上几笔，使之多少具有可视性。

7. 不能仅仅从历史学来理解我的思想，而必须首先从历史^性来理解我的思想。

8. 在对人本身的理解上，我不知道史学和哲学有什么区别。

9. 我把历史著作比作历史的外套。如果历史是一个人，它不穿上历史著作这件外衣，能否走到人们跟前呢？至少，即使出于纯粹的道德需要，历史也会穿上一件外衣。

10. 我相信，对历史的彻底怀疑乃是思考历史的一个绝对前提。看得出，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悖论。它是我提供给人们的。



11. 我常感到，历史学的基础已经变得过于脆弱和浅薄，以至于简直经不起任何严肃的怀疑和批判的审查。为了避免虚无和尴尬，我们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与自私。因为我们所仅有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虚荣心要求我们必须为自己职业的权威性继续进行愚蠢的辩护，有时这种自我辩护甚至已经到了强词夺理的可笑地步，其掩饰和伪装已经昭然若揭，不打自招。说到底，从事历史研究就是为了制造历史神话。于是，在历史学的神话知识体系中，精致的谎言与合理的迷信便纷纷出笼，俨然成为最真实、最正确的“科学结论”。但最重要的一点却被精心设置的圈套有意放过，那就是对历史学基础所进行的新的考察与理解。如果缺乏这种考察的深度与理解的新意，那么历史学在毫无牢固基础的情况下简直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卓有成效的进步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停滞就是最大的收获与成就。当然，这已经到了可悲的极限和毁灭的边缘。必须作出最后的决断，要么生存，要么死亡。哈姆雷特的困惑经过数百年的轮回，终于从文学的前生投胎转世到了历史学的今生。这样，历史学的今世便显得更加可怕和不幸。它仿佛预示着什么。就在历史学漫不经心地将人类命运抛置一旁的时候，历史学本身的命运也就被不可改变地注定了。除非它彻底堕落，否则它就不可救药。

12. 我的理想是把历史学建成一座木头房子。尽管木头房子没有石头房子那么结实、牢固、安全、耐用、长久，但也有自己的某些优点。比如，简单、轻便、美观（不过这点还有疑问，因为很难说木头房子就一定比石头房子好看，但至少它比较容易装修），而且，它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安全。比如，它虽然不像石头房子那样具有较高的抗震和防震能力，但即便房子被震塌下来，也对人造不成什么大的致命伤害。更重要的是，也是最关键的，木头房子完全可以让人住了。这是它的最大优点。相对于纸糊的房子或泡沫塑料垒的房子来说，木头房子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因为前者根本就不能住人，而后者毕竟能够让人作为普通房子来使用和居住。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虽然它不如石头房子那么舒适和温暖，但谁又能否认它也是一座真正的房子呢？

13. 我对史学所作的全部思考集中起来，可以简化为三个词：历史、史学、史料。历史是我们的生存根基，史学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史料是我们的话语体系。

14. 我的问题是：历史是怎么被装进历史学这只盒子里的？

15. 我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场面：历史学是指一群人坐在一个大得没有边的圆桌旁自由交谈的思想过程。由于这个圆桌实在太过于宽大，所以



人们不可能与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交谈，甚至也不大可能与那些坐在距离自己座位比较远的人直接交谈，而只能同坐在自己座位旁边的人以及那些距离自己座位比较近的人进行交谈。

16. 我的历史理论是统治方式理论，但我的历史观却不是。

统治方式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主要意思是指：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对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所拥有的综合控制能力。

统治方式对历史研究的操纵、控制与利用始终是我关心的问题。

历史研究作为统治方式的组成部分，如何最大限度地与统治目标保持一致？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如何在统治秩序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学术的独特性与纯正性？

17. 为历史而历史，从历史到历史。

二者含义不同。我坚持前者，拒绝后者。

18. 我打掉了历史学的自负，却给了历史学以自信。

19. 和我联系起来，历史才显得似乎有些意义。同样，和我比较起来，历史学家才显得那么不值一提。我创造历史学家，同时，我又毁灭历史学家。

20. 我所喜欢的上帝应该是一位历史书写者，而不是世界创造者。

21. 我笔下有两种历史学家：一种是在场的历史学家，一种是不在场的历史学家。

22. 研究历史不能绕过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学家不能绕过我，因为我让历史学家知道他们自己是谁。

23. 我一方面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一方面又要极力寻找历史的缝隙。我一方面努力扩大历史的缝隙，一方面坚持强化历史的整体。总之，我之于历史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

24. 或迟或早，人们要用我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历史学家要从我这里去发现他们自己。

25. 历史学家是一种因丧失生活而专靠记忆生活的人。我可不想过这种生活。

26. 我对历史学本身的内在局限以及造成这种局限的根本原因有着最为清醒和深刻的痛苦意识。所以，我的全部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在最大程度上来消除人们对历史学的误解和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迷信。

27. 历史学家似乎是社会中最清醒的一批人。我又是历史学家中最清醒的一个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并非真的清醒，相反，在大多数时候，



他的清醒恰恰是糊涂的另一种表现。

28. 基于我对史料性质的看法，我认为弄清历史真相是非常偶然的，而曲解历史真相反倒是必然的。

29. 我对“元史学”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思考历史本身，一是指分析史料性质。

30. 我所说的“史料主义”是指史料遮蔽了人们对历史本身的深刻洞察。

31. 所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都有一个现实根源和现实基础。它构成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基因图谱”。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并描绘出这一“图谱”的基本结构和普遍模式。

32. 我的历史观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的。而且唯有现实主义能为历史观提供一个真正有力的本体论基础。

33. 我的历史观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它同时兼容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并把二者统一起来。这样，“历史是什么”和“历史怎样存在”就被统一起来。历史是现实，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或者，历史以现实的方式存在。

34. 我思考史学的超越性，是以批判史学的局限性为前提的。所以，当我谈论理想史学时，我始终也没有忘记历史学的实际缺陷。这样，高扬理想史学而鞭笞实际史学，构成我史学观的内在思想张力。这种思想张力决定了我的史学观同任何一种史学观都绝然不同。因为我把史学的超越性建立在对史学局限性的清醒意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一味夸大史学的种种作用，但对史学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却一无所知，缺乏严格的理性批判。

35. 历史观上，我是现实主义者；史学观上，我是理性主义者。

或者，历史观上，我是存在主义者；史学观上，我是怀疑主义者。

36. 也许人们会忘记历史，但不会忘记我写的历史；如果人们要谈论历史，首先就要谈论我写的历史。

这就是我的历史—学野心。

37. 我理解了，但我不敢保证真相一定如此。面对历史，我对自己说。

38. 我只希望我的历史研究更具可信性，更有说服力，至于是否更接近历史实际或历史真相，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39. 我思考的结果之一就是极大地深化了“历史性”这个概念，从而使之与人性直接联系起来。



40. 我坚决拒绝一切超历史、超个人的价值虚妄。如果认为我的观点会导致某种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那是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对历史观所作的革命性创造。

41. 我只关心历史向我们说些什么，而不关心人们对历史说些什么。

42. 有人以感恩的心态去赞颂历史的苦难，有人以欣赏的态度去品尝历史的苦酒，有人以憎恨的情绪去拒斥历史的悲剧。我却必须指出历史，以便把思想进行下去，从中获取一种改变现实的信仰力量。这种信仰本身即是自由意志。

43. “史”“诗”合一是我追求的最高境界。

44. 我谈论我的历史，就像谈论我的身体一样。显然我不是站在精神意义上来谈论我的身体的。我能感觉到它，能触摸到它。所以，我的历史就是我的存在。

45. 我的现实意味着我不可能有另外一种历史。

46. 对于现实，我基本上抱着一种怨天而不尤人的态度。我的批判始终是指向一种超人格的实体性存在。它就是政体、制度、国家、社会、传统等等的相关总和。

47. 《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我有同感。历史即现实，作为最朴素之事实，可谓“甚易知”；历史研究即现实批判，作为最正常之行为，可谓“甚易行”。但唯其如此，却“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48. 历史研究中不但包含有一种改变现实的意向，而且也包含有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我的目的就是试图把这种力量理性地引发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创造历史的现实努力。

49. 我虽无力直接改变现实，但我的思想则可能成为改变现实的杠杆。最起码，它也能成为改变现实的杠杆的支点。

50. 既然对现实无所批判，我不知道历史研究还如何成为可能。

51. 在马克思观念中，“现实”更多是一个**实体性概念**，我所说的“现实”则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前者包含有更多物性，后者包含有更多人性。

52. 我所说的让历史学家对现实发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去关注现实和服务于现实，即从现实的需要问题出发，走到历史中探讨它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过程，去寻找它的历史原因，去评估它的历史结果和影响，或者是把现实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和现象同历史上的类似现象相比较，以期从中发现和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来作为克服现实弊端的借鉴和策略。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求的是历史学家必须对现实本身的性质进行揭示、呈现和规定。即历史学家对现实发言就意味着他必须对现实有所定性。所谓对现实定性，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现实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状态，这种状态究竟需要我们维护还是必须颠覆。

53. 我不想让历史学家苟活于现实。所以我想使历史学家切身感觉到他们天然负有一种批判现实的神圣使命。

54. 我并不认为历史作为现实只能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但我认为，历史—现实的本体总过程确实只有通过心灵的方式才能被准确地感知到。所以，历史—现实的本体总过程如果不首先存在于人的“心灵”之外，人也不可能把历史视为自己心灵的对象。

55. 我的全部努力都在于明确指向这一点：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寻找历史思想的灵感。对历史意义的把握只能在现实生活中进行。

56. 我要使历史研究成为改变现实的有效工具，当代史则是运用这一工具的最佳场所。

57. 在专制社会，显然也有好人和君主，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地生活。同样，在专制制度下，虽然也有名著和好书，但绝大多数人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自由地思考。正因如此，我才提出“在专制制度下，历史研究何以可能”。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使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自由地思考历史。

58. 在我的“现实”概念中，它还包含有“未来”的内容。所以“一生长度”即是一个不确定状态。它既指现在，又指将来。

59. 如果把现实作为一个支点，那我就能撬动历史。

60. 我并不认为历史中有一种活东西（好像历史中除了有活东西之外还有死东西似的），我也不认为历史中只有活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历史本身就是活东西（显然，这二者之间不仅有细微的差别，而且有本质上的差别）。至于死东西当然是有的，但它既不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也不是历史中必有的东西，而只是一种反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东西。因为死东西从来就不是历史，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可以把历史搞成一种学问（不管是死学问还是活学问都一样。因为，如果人们能够把历史搞成一种活学问，人们同样能够把历史搞成一种死学问。二者无疑有同等的理由和根据）。因为按照元史学观点，历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死学问也好，活学问也罢，都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剩余物），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把历史搞成某种死的或活的学问。因为历史仅仅是现实，仅仅是生活，仅仅是现实生活。除此之外，历史就再也不是什么，历史就再



也不可能是其他别的什么。在现实意义上，就现实来说，历史仅仅是“是”，仅仅是它自己，仅仅是它自己所是的一切。

61. 我把现实看做堕落的象征，所以我也就赋予历史研究一种拯救现实的信仰价值。

62. 我所说的“个体生命”并非孤立封闭的单子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普遍结构。所以，我用了“个体生命瞬时存在的普遍结构”这样一个复合的概念。个体生命之间肯定可以相互沟通和对话，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结构。

63. 当我说“历史研究即现实批判”时，就已经说出了个最恐惧的历史秘密。正因如此，我应该受到天谴和神咒。

64. 我说的历史本身就指的是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它是我未来的墓地。

65. 正是基于历史，我才坚决反对有“自然史”这种东西。

66.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思考历史了，那就意味着，历史和我一起死掉了。我始终相信，我既不会死在历史之前，也不会死于历史之后。我只能和历史一起死。所以，我没有埋葬历史，历史也没有谋杀我。这就是我与历史之间所达成的默契。无论是我死，还是它亡，谁都不能忘记对方的存在，谁都不能撇下对方的境遇不管。

67. 在历史的最深处，永远保留有一块我的墓地。当我从这块墓地成长起来时，整个历史就成了我的坟墓。

68. 我想，我可以平静地对历史谈论一切东西。我虽然看得见历史的眼睛，却找不到历史的耳朵。历史只有眼睛而没有耳朵。所以，历史虽然可以审视我的存在，却无法感觉我的存在。

69. 如果我不把历史看做是现实，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70. 人类的最大偏见之一就是相信人类中的某一部分人没有偏见。幸运的是，我知道这点。

71. 如果某种历史必然性超出了我的一生限度，即在我一生中无法得到有效证实，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想当然的“历史必然性”。

72. 我一直怀疑现代人有能力理解历史。因为现代人有太多的欲望，而有太少的思想。他们总是想把历史变成什么，或从历史中找出什么，可就是没有思考过自己究竟要把历史变成什么，或从历史找出什么。所以，他们辛勤的工作只是换来了勤奋的美名。

73. 我越来越不相信历史的进步可以为理解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因为历史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历史时，始终处



于一种开端状态或零度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理解历史时，历史始终是一种未经理解过的原始状态和本源状态。如果这种理解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唯一的，即我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去理解历史的，而绝对不是从前人或他人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去理解历史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解历史就必须导致认识论的唯我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呢？可能，但也未必。如果这是历史本身提供给理解历史的唯一可能，那么它就是不可选择的。不可选择的境遇也就自然谈不上是“唯我”的或“自我中心”的。

74. 我的理论第一次在本体论层面上证明了现实生活对于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全部决定性。需要注意的是，这首先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方法论的设定和要求。

75. 我不想对现实只有一知半解的了解。我必须彻底理解它。理解现实的最好方式就是批判现实。批判就是改变。所以改变现实对批判现实具有终极性。

76. 是我第一次把历史学直接推到了现实面前。

77. 我把历史落实到现实，进而又落实到个人。而个体是非原子式的，它置于一种开放性的普遍结构。所谓个体主义方法论应从这个逻辑来理解。

78. 我的历史思想体系包含有五个部分：现实主义的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自由主义的价值论、实践主义的目的论。同时，现实主义本体论又可以表述为现实主义历史观。这样，理性主义认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自由主义价值论、实践主义目的论就合乎逻辑地构成现实主义历史观的有机内容和不同层面。

79. 历史到我这里打了一个结，于是就成了命运。

80. 命运感是我解释历史的一种独特方式。

81. 命运感是我对命运的重新发现。

82. 我所理解的命运感是指：对自己命运的关心和意识，以及试图去理解自己命运的欲望和能力。

83. 每当人们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妙趣横生、煞有介事地向我谈论历史时，我总在想：这关我何事？难道我的命运就是这些由历史组成的吗？

84. 我给历史学下一个定义：

用史料精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有关现实的神话和童话。

85. 真的，我的确不知道历史学家到底凭借什么在研究历史？究竟是



那些永远不变的史料？还是那些绝对正确的理论？不过，我迫切希望知道的是：如果撇开这些，历史学家是否还能够进行历史研究？

86. 我近乎吃惊地发现，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竟然丝毫没有自由、正义、良知这些意向和内容，这便使得历史学家的思想和知识显得非常虚伪和可疑。由此之故，一方面，它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知识无一例外地成了毫无意义、千篇一律的陈辞滥调；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这种虚假的历史知识去为统治者强词夺理地文过饰非。

87. 我一直相信伟大史家的诞生和伟大史著的完成是一桩真正的历史事件。但这种事件同一般历史上所说的历史事件又有所不同。其区别可作一喻。一般的历史事件好比是往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一块巨石，不管这块巨石有多么庞大，它所激起的浪花是多么壮观，它所产生的声响是多么剧烈，它早晚都会平息下来，所以它对河流的下游不会产生多少深远的影响，甚至往往是毫无影响。而伟大史家的诞生和伟大史著的完成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历史事件。它好比是流向历史河流的一股绵绵不绝的清澈溪水。它虽然在当时无声无息，毫无反响，没有产生一丝波动，但它对河流下游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由于它的注入，便使得河流的下游必须要承受来自于上游的更大压力和冲击，抛向上游的巨石再大，下游也感觉不到它。注入上游的溪水虽小，下游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分量。原因在于，河底的石头并没有使河流多增加一滴水，只是无谓地增高了河床。而小溪的注入虽然不能削平河床，却增加了河流的水量。

88. 我认为最值得警惕的事情是：历史学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去从事种种制造迷信、神话、教条和幻觉的活动。

89. 如果把历史学家比作建筑师（我常常喜欢这么做），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建造一些用来堆放东西的仓库，而不是一些用于住人的房子。

90. 在我看来，中国史家似乎可以从这样一句话而开始变得成熟起来：“哎，我们这个社会真是糟糕透了！”或“唉，我们这个社会的确不怎么样！”

91. 历史学家从地上掉进了井里，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把历史学家从井里拉上来，这是我所做的事情。

92. 我希望历史研究能直接触摸到历史的皮肤，最好能深入到历史的子宫。因为那是历史的最深处。但我们现有的历史学却在隔靴搔痒，甚至在隔墙挠痒。因为历史在墙的那边，历史学家却站在墙的这边。所以，适当的做法是让历史学家和历史站在一边。彻底的做法则是干脆把墙推倒。



这样，历史学家的在场性就获得了绝对自明的确证。

93.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我写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词后面都能挖掘出一块尖利的石头。

94. 如果历史学家不想做一头饿死的驴子，那他就必须冒险一试。为了使历史学家跨出这一步，就必须在他屁股上猛踢一脚。否则，他们不是装睡，就是装傻，再不就是装死。冬眠、傻笑、垂死是史家的三种状态。他们在生活中冬眠，对着社会傻笑，并心安理得地等死。

95. 我要把历史学家钉死在现实的岩石上，而不是叫他漂浮在史料的水面上。

96. 我固然痛恨中国历史，有时我却更痛恨中国史家。不过，我也知道，我可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反果为因的错误。

97. 我不知道，或我不能确定“英雄创造历史”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但我相信，英雄书写历史是一个绝对真理。因为敢于书写历史的人绝对是一个英雄。

98. 我有一种预感：现在那些以毒牙和毒舌噬咬我的人，在我死后会摇身一变来无耻地剽窃我和利用我。但我却无法拒绝。因为死人不能从坟墓里伸出手来。

99. 我的著作是历史学家的一面镜子。它迫使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正视真正的自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100. 没有我，也许还会有历史学家。有了我，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说，我改变了历史学家。

101. 我必须承认，我对历史学家负有一种责任，这就是，我不允许历史学家无休止地堕落。

102. 我的理论是惩罚历史学家的十字架，也是历史学家赎罪的十字架。

103.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应对历史承担的责任。正因如此，我才必须要在历史学中进行种种不安分守己的思考。我看透了历史学的所作所为。这样，我对历史就只能是备感遗憾。因为目前这种历史学无论如何也不配去谈论历史。

104.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给史家的品质定性，我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虔诚”。我喜欢用“虔诚”来说明史家所应有的基本品质。所谓虔诚，它既是史家对历史的虔诚，同时也是史家对史学的虔诚。

105. 我有时把史料比作一只盒子。人们可以听到盒子里发出的声音，但永远打不开这只盒子。



106. 与其说史料是历史学家的物质基础和自然环境，不如说是历史学家的行为规则和语言习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特别强调并注意分析史料之于历史学家所具有的行为性和语言性。

107. 我始终怀疑，是否找到了“最原始”的史料，就等于找到了历史的源头？如果的确如此，那岂不等于说，我们天天都在历史的源头？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历史源头”却只具有史料的意义，而不具有历史的意义。即这种所谓的“历史源头”是一种在史料里面兜圈子的小把戏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所以，如果“顺着看”历史就是指从最初的史料看起，那么顺着看仍然还是倒着看。如果“顺着看”历史是指把现在的观念暂时搁置到一边（至少在主观上不让现在的观念去束缚自己和影响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以免使自己在研究历史之前形成先入为主的历史偏见），而本着尽可能的“客观”态度去研究最初的史料，历史是什么就说什么，即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那么我们也只能说，他所看见的历史也并没有真正超出他事先所选定的史料的界限之外。也就是说，即便他想“顺着看”历史，他也只是看到了早已倒着的历史。尽管这种颠倒的历史并非是他一人所为，但他无疑也参与其中。虽然他想把它重新颠倒过去，但实际上却只是强化了这种颠倒。除非他首先把自己给颠倒过来，这样，当他以头足倒置的方式去看待颠倒着的历史时，或许能够做到“顺着看”历史。这就意味着，“顺着看”历史的念头就好比是幻想自己从历史一开始就活着，或者是幻想自己能够和历史活得一样长久。也许，在所有念头中，这个想法可以说是最大胆也最刺激的一个。

108. 也许，我对史料性质的分析，会使人们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我在否定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似乎史料不足恃，不可信。所以，人们会质问：既然你说史料不可信，那么你说什么才是可信的呢？既然不能相信史料，那么应该相信什么？

如果人们确有这种疑惑，那么我必须作出解释：我的观点不是简单说史料不可信，而是说，和历史比较起来，史料是不可信的。换言之，在史料与历史之间，我们更应该相信历史而不是轻信史料。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从历史中直接看到的，而不是轻率相信自己从史料中片面读到的。同样是看，看史料和看历史迥然不同。

109. 我的分析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历史学所固有的语言学性质。

110. 即使没有一条史料，也照样可以思考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陆九渊的那句话：“即使不认识一个字，也照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

111. 以前我说过历史著作必须是源于历史之父和史料之母二者共同但远非全部的产物，这便是历史学家的意态性结构。现在我又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家的意态性虽然共源于历史之父和史料之母，但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却极其不同，对历史之父是持直觉的、艺术的理解态度，对史料之母是抱以逻辑的、因果的解释要求。这是一种颠倒的“慈父严母”模式。

那些不能够很好地实现将历史与史料二者完美结合的历史著作，都只能算是历史之父与史料之母的私生子，不管它是有父无母，还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单有其父是空疏，光知其母是烦琐。

112. 我所思考的问题，大而言之：在专制国家能否建成现代化？小而言之，在专制国家历史研究何以可能？

113. 我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民主政体和思想自由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有何意义？或民主政体和思想自由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试图回答：没有前者，后者果真可能吗？或干脆就是不可能？

114. 我所说的“争取历史发言权”有两层意思：第一，历史学家必须从官方手里夺回自己对历史的发言权；第二，普通人必须从历史学家手里夺回自己对历史的发言权。

115. 我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反抗现行史学体制？

116. 当我面对学术界那些无耻滥言时，就感到我仿佛处于无数狼眼的凶恶包围之中。

117. 由于我，中国历史学已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我更关心的是：历史学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历史的变化呢？难道这不正是我改变历史学的真正目的吗？

118. 我必须对历史学作最严格的批评，这种批评有可能使历史学更加接近它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也更加合乎它所致力理想要求。

119. 我对史学界采取的策略是三手并用：上面揭盖子（废除一元历史观），中间换柱子（批判学术体制），下面挖墙角（证明史料是一种语言）。

120. 我对史学的思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考史学本身如何，一是思考中国当代史学怎么样。前者属理想建构，后者属实际分析。所以，我所说的史学有两种：一是理想意义上的史学，一是实际意义上的史学。理想意义上的史学不完全等于西方意义上的史学，实际意义上的史学却完全是中国意义上的史学。这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建构理想史学时，